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s

李滉《聖學十圖》與朱子《近思錄》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 Huang's *Ten Diagrams  
of Sagely Learning* and Zhu Xi's *Reflections of  
Things at Hand*

朱傑人  
Zhu Jieren\*

---

\* 作者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李滉，號退溪，生活于朝鮮李朝，歷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宣祖五朝，是「朝鮮之朱子」，被尊為「東邦之光」、「東方百世之師」。李退溪是學界公認的朱子學大師，他是朝鮮朱子學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宋元明朱子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以朱子為宗」<sup>1</sup>，對「諸說之異同，亦得曲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sup>2</sup>朱子學因退溪的紹介、闡釋、發揮和整合而得以在朝鮮半島傳播、生根、深入人心，成為統治朝鮮半島長達數百年的官方哲學和主流意識形態。所以，要研究朝鮮的朱子學，不能不研究李退溪。

## 壹

李退溪的著作很多，但是他的著述主要圍繞着研究、解讀和如何將朱子學朝鮮化而進行。他曾傾半生之力編纂《朱子書節要》以作朝鮮人入朱子理學之門的階梯。《朱子書節要》成書于李朝明宗十年（西元1556年），十二年以後，退溪六十八歲，又作《聖學十圖》，以圖文相結合的方法示人以聖學入道之門。《聖學十圖》被視為退溪晚年對朱子學深思熟慮、提綱挈領的結晶之作。退溪有《進聖學十圖劄》說明了自己的寫作意圖：「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古訓千萬，何所從入？聖學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為圖，指之以為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可見，退溪自以為他的《聖學十圖》是一部以最簡要的方法揭示「聖學大端」和儒學「心法至要」的著作。

這就很自然地使我們聯想到朱子和呂祖謙合著的另一部理學入門之作——《近思錄》。朱子曰：「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

---

<sup>1</sup> [朝鮮]李滉：《言行·學問》，丁範鎮（編）《增補退溪全書》卷4，（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85年）。

<sup>2</sup> 《言行通述·遺事》，同上書。

崖，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sup>3</sup>

比照《聖學十圖》與《近思錄》的編修宗旨，可以看到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即：爲初學入道者提供一個簡要而準確的讀本，以避免在浩如烟海的理學文獻中陷入盲目而找不到路徑。顯而易見，退溪作《聖學十圖》是受了《近思錄》的啓發。他們的編著宗旨是切合的。

## 貳

但是，《近思錄》與《聖學十圖》的編著宗旨也並不完全一致。這主要表現爲朱子與退溪在編修各自的著作時，所設定的讀者目標不同。

在《近思錄後序》中朱子明確地說明了他著《近思錄》的讀者對象：「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

退溪作《進聖學十圖劄》明言：「爲人臣而欲引君當道者，固無所不用其心焉。若張九齡之獻《金鑒錄》，宋璟之陳《無逸圖》，李德裕之獻《丹宸六箴》，真德秀之上《豳風七月圖》之類。其愛國拳拳之深衷，陳善納誨懇懇之至意，人君可不深念而敬服也哉！」他認爲，「勸導聖學，輔養宸德」是他的責任。

他說：「臣伏惟念當初上章論學之言，既不足以感發天意，及後登對屢進之說，又不能以沃贊睿猷。微臣悃悃，不知所出。惟有昔之賢人君子，明聖學而得心法，有圖有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者，見行於世，昭如日星。茲敢欲乞以是進陳於左右，以代古昔帝王工誦器銘之遺意，庶幾借重於既往而有益於將來。於是謹就其中揀取其尤著者，得七焉。其心統性情，則因程圖，而附以臣作二小圖。」他同時要求有司，將《十圖》「作爲禦屏

<sup>3</sup> [宋]朱熹：〈後序〉，《近思錄》（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6年）。

一坐展之，清燕之所，或別作小樣一件，妝貼爲帖，常置幾案上，冀得於俯仰顧眄之頃，皆有所觀省警戒焉。」<sup>4</sup>

退溪的《十圖》是爲君主而作，是爲了「正君心」。

## 參

《聖學十圖》的編修體例，基本上借鑒了《近思錄》：以掇取前賢的言論爲主。但是，《十圖》有明顯的創新。

1、它引進了「圖」。

2、它破了「述而不作」之例，著者在每一章的結尾處有一段自己的評述：交待出處，強調要點，提綱而挈領。

## 肆

在掇取前賢言論時，《十圖》也與《近思錄》有明顯的差異。

1、《近思錄》取周、二程、張四子之言論，基本上是原文照錄。但，《十圖》常有將前賢言論重新組合者。

2、周、二程、張四子乃理學創始者，朱子乃集其大成者。所以，朱子與他們有著明顯的思想淵源上的聯繫。但是，退溪《十圖》中引用了元儒程復心的三幅圖（第二西銘圖、第六心統性情圖上圖、第八心學圖）和兩段言論（心統性情圖說、心學圖說）。

---

<sup>4</sup> 《進聖學十圖劄》。

退溪《第八心學圖》結語曰：「程氏字子見，新安人，隱居不仕，行義甚備，白首窮經，深有所得，著《四書章圖》三卷。元仁宗朝以薦召至將用之，子見不願，即以爲鄉郡博士致仕而歸。其爲人如此，豈無所見而妄作耶？」

按，《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一〈程複心傳〉：「程教授複心，字子見，婺源人，號林隱……師朱文公從孫洪範，而友雲峰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公《四書集注》，會黃氏、輔氏衆說而折衷之，分章爲圖，間附己意，積三十餘年始成，名曰《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辯證同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卷，發明濂洛諸儒未盡之旨，有功後學……至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卒，壽八十四。學者稱『林隱先生』。」

程氏諸書，今已亡佚。《經義考》緝存程鉅夫、王約、趙孟頫、元明善、鄧文原、虞集、楊載、臧夢解、袁桷、薛瑄、黃虞稷等爲《四書章圖》所作的序。諸序主要肯定了程氏以圖輔書，「道德性命仁義各以類從，使學者一覽而盡得之」（趙孟頫語），<sup>5</sup>並未論及具體內容，唯薛瑄持批評意見曰：「程複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使讀者生疑。」<sup>6</sup>考《新安文獻志》所附江浙行省繳申程複心《四書章圖》咨文所引松江府知事邵從仕牒云：「本儒生居朱文公故里，曾將文公四書分章爲圖，開析言意，本末終始，精粗畢備，粲然可觀。又取纂疏、語錄等書參訂異同，增損詳略，編注《纂釋》二十餘卷，凡用工二三十年始成全書。其間如《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論語》專言仁，《孟子》專言義等語，皆發明濂洛諸儒未盡之蘊，誠有功於後學。」據此，則薛瑄之論恐亦非虛言。

總之，程複心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不是一個重要的、衆望所歸的學者，他的著作，在當時也並沒有引起重視或產生哪怕是比較大的影響。但是爲什麼卻在異域被一位儒學大師所眷顧，並把他的言論與朱子、程子、周子、張子等理學的創始者們相提並論呢？

<sup>5</sup> [清]朱彝尊：《點校補正經義考》第7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9年）。

<sup>6</sup> 同上書。

第十圖引陳柏《夙興夜寐箴》。陳柏，字茂卿，仕履無考。《宋詩紀事》卷七十七收其詩一首：「攜書入空山，幾若與世絕。俯仰一室間，頗見古人別。良朋令人思，思君意彌切。食芹差自甘，那得共君啜。」小注曰：「柏字茂卿，號南塘。」按，元人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收錄《夙興夜寐箴》。程氏曰：「天臺南塘陳先生《夙興夜寐箴》曰……昔金華魯齋王先生，名柏，字會之，以爲此箴甚切實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爲一本，置坐右。」至明代，宋濂亦有記載且較詳：「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撰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直軒吳諒直翁父子遊，而深于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堯生得之爲多。當時有慥堂鄭雄飛景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生魯箴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置於坐右。則其所以尊尚者爲何如哉！嗚呼，前修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趨，惟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並系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sup>7</sup>這段文字是我們可能見到的對陳柏最詳細的描寫，從中我們可知陳氏的學術淵源本于朱子。

問題是，與程復心一樣，陳柏也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除了一首小詩，就是這篇《夙興夜寐箴》。就是這篇文章也還是因爲王柏、程端禮、宋濂等人的引用而流傳於世。宋濂說得很清楚，這個「箴」因爲真切實用所以受到重視，它把朱子的修養理論化作了日常生活的實用功夫。無庸諱言，退溪看中的也是這一點。他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學者，他注重理論的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高深的理論在他的手中得以化解而深入淺出。

3、此外，《十圖》又有引「臨川吳氏」、「西山真氏」語者（第九敬齋箴圖）。

<sup>7</sup> [明]宋濂《題朝夕箴後》，《文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西山真氏」乃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希元。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宋史》說他：「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sup>8</sup>真德秀曾給宋理宗上其所著《大學衍義》，論主敬之要：「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sup>9</sup>《聖學十圖》所引即出《大學衍義》，全文如下：「敬之爲義，至是無複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複之。」顯然，退溪的思想與真氏是完全一致的。

臨川吳氏，乃元人吳澄，字幼清，人稱「草廬先生」，封「臨川郡公」。全祖望曰：「草廬出於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sup>10</sup>

## 伍

《近思錄》凡十四卷，分別爲：1、道體；2、爲學大要；3、格物窮理；4、存養；5、改過遷善克己復禮；6、齊家之道；7、出處進退辭受之義；8、治國平天下之道；9、制度；10、君子處事之方；11、教學之道；12、改過及人心疵病；13、異端之學；14、聖賢氣象。

《聖學十圖》凡十章，分別爲：1、太極圖說；2、西銘；3、小學題辭；4、大學經；5、洞規後敘；6、心統性情圖說；7、仁說；8、心學圖說；9、敬齋箴；10、夙興夜寐箴。

<sup>8</sup> 《宋史》，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卷437（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草廬學案》，〔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卷92（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

誠如上文所述，《聖學十圖》與《近思錄》在編修宗旨上是基本切合的，那麼，對它們的內容加以比對以分析異同應該是必要的。

請讀下表：

近思錄卷次	近思錄卷目	聖學十圖對應卷目	聖學十圖卷次
第一卷	道體	第一太極圖 第六心統性情圖 第七仁說圖 第八心學圖	第一太極圖
第二卷	爲學大要	第二西銘圖 第五白鹿洞規圖	第二西銘圖
第三卷	格物窮理	第四大學圖	第三小學圖
第四卷	存養	第九敬齋箴圖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第四大學圖
第五卷	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第五白鹿洞規圖
第六卷	齊家之道		第六心統性情圖
第七卷	出處進退辭受之義		第七仁說圖
第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道	第四大學圖	第八心學圖
第九卷	制度		第九敬齋箴圖
第十卷	君子處事之方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第十一卷	教學之道	第三小學圖	
第十二卷	改過及人心疵病		
第十三卷	異端之學		
第十四卷	聖賢氣象		

必須說明的是：筆者所做的這一個內容對應表只能表示一個大致的相應。朱子在談論到《近思錄》的時候講過這樣一段話：「《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sup>11</sup>由於《近思錄》本身的體例複雜性，而《聖學十圖》每一卷的內容一般比較單一，所以，有時候《近思錄》一卷可以涵蓋

<sup>11</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5(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6年)。



《聖學十圖》好幾卷。我們這裏的對應只能是主要的對應，或者說是主體的對應。

從這張對比圖我們可以看出，《近思錄》可以涵蓋《聖學十圖》的全部內容，而《近思錄》的第六卷《齊家之道》、第七卷的《出處進退辭受之義》、第九卷的《制度》、第十二卷的《改過及人心疵病》、第十三卷的《異端之學》、第十四卷的《聖賢氣象》，《聖學十圖》沒有對應之圖。顯然，退溪對「聖學」精義的理解、對理學啓蒙的基本教義的內涵是有自己的觀點的。他的選擇，一方面說明了他是借鑒而不盲從，另一方面也說明李退溪所處的時代和地域，理學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與朱子所處的時代已經不一樣，所以他必須對傳統的理學精神與理學文獻有所取捨，有所選擇，從而更突出重點，更「切於日用」。

從《聖學十圖》與《近思錄》的內容比對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李退溪認同與恪守朱子的宇宙論與本體論。所以他把太極圖與西銘放在「聖學圖」的最主要位子，以強調「本於天道」（第五圖結語），「是道理大頭腦處，又以爲百世道術淵源」（第一圖結語）。

2、退溪在總結前五圖時說：「以上五圖，本於天道，而功在明人倫，懋德業。」可見，他的落腳點是人，人本是《聖學十圖》之本。這是他構建「聖學」的第一層次。

3、李退溪構建「聖學」的第二層次是：「原於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敬畏。」這是他在總結後五圖時的結語。

4、由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看由李退溪所構建的朱子學體系：它更注重人倫，注重人的心性的修養和自律，而這種修養與自律的最主要的槓桿則是「敬」。